

张绰

曾用笔名『师竹山』等

一九二七年出生

广东大埔人



1996.12.27

张绰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张绰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张绰作品选萃

广东 省 作 家 协 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 会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张绰作品选萃

张 绰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雄鹰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 插页 10.6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0—2175—5
I. 1873 定价：8.00 元

卷前絮语

这个文集是个选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作部分，有小说、散文、特写；二是作家作品研究，主要是对岭南老一辈作家的研究，也有对个别中年作家和香港作家作品的研究。这两部分的内容，反映了我的创作实践。虽然我从小喜爱文学，中学时期就开始发表习作，但我真正从事文学活动，是一九五二年到了《南方日报》之后。当时担任记者，经常下乡采访，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开始写一些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后来更多的是写短篇小说。另外，由于报社工作的需要，我也经常写一些影评、剧评和文学评论。所以，我从一开始参加文学活动，就是用两副笔墨进行写作，也很难说以何者为主，只能说前期偏重于文学创作，新时期以来偏重于作家作品研究。

我的家乡大埔县是著名的侨乡，我自己也

有不少亲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谋生。所以我对侨乡的生活比较熟悉，一开始从事创作，也就写了不少篇反映侨乡生活的小说和散文。这里选的四篇小说《一张照片》、《高山难挡万里云》、《爪哇姑娘》、《春讯》，都是反映侨乡、侨眷生活的，其中《一张照片》发表和出版时，也曾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在散文方面，主要选了六十年代初在《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同时发表的《南国花市早占春》，它是一幅南国除夕花市的风情画，当时也引起了首都和外省读者的好奇和关注。另外一篇散文是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登黄鹤楼遐思》，这是反映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一些新观念、新动向。特写方面，我只选了一篇《黎雄才和他的画》，这是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性报纸上最先介绍画家黎雄才创作道路的一篇文章。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文革”前的，我只选了六十年代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谈〈三家巷〉》，这是当时在全国性报刊上最早全面评价《三家巷》的一篇文章。虽然《三家巷》的评价后来经过许多波折，但是这篇文章今天看来是站得住的，也算是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吧！

其他的几篇作家作品研究文章，都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发表的，这也代表我近来的水平。这里主要是选了对岭南几位知名老作家杜埃、陈残云、华嘉、黄秋耘、黄谷柳、曾敏之的研究文章。这些老作家，除了黄谷柳过早的逝世外，其他的都还健在，可算是现代岭南文化的一辈精英，对他们的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也选了对程贤章新作《神仙·老虎·狗》的评论，和对香港畅销书作家梁凤仪作品研究的文章。程贤章的所有主要作品我都读过，而且写过几篇评论文章，这里主要是选了评论他的新作的文章，也算是追踪研究吧！梁凤仪是港、台的热门作家，近年来她的作品已打进大陆，由好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十几种书，印数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现在一股“梁凤仪热”正在大陆蔓延，究竟她的作品有何玄妙之处，能够引起如此轰动？我读过梁凤仪这几年出版的二十四本小说，写了三篇文章。这里选了其中一篇《梁凤仪笔下的女强人风采》，读者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我长期从事报纸刊物的记者、编辑和组织领导工作，写的新闻作品不少，只是在业余时

间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由于篇幅关系，这本集子只选了一部分作品，但基本上可以代表我的创作风貌，也算是留下一点印迹吧！

张 绰

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于广州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山水，分外多情。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沐夏雨秋阳，挥热汗成花雨，扬雅韵于三江。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成书百卷，逐

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目 录

卷前絮语	1
一张照片	1
高山难挡万里云	30
“爪哇姑娘”	52
黄丽芳和她的欢送井	63
春讯	71
南国花市早占春	81
广州文化公园巡礼	86
黎雄才和他的画	93
登黄鹤楼遐思	100
谈《三家巷》	107

杜埃作品的海外情思	118
论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	134
一位老文艺战士的印迹 ——读《华嘉散文选》	151
论黄秋耘文学评论的感情色彩	158
一脉真情 明丽多彩	
——读曾敏之散文集《望云海》	175
从文化视角论黄谷柳	182
对人物命运的哲理探索 ——评程贤章新作《神仙·老虎·狗》	203
梁凤仪笔下的女强人风采	215

附 录

张绰简介	236
张绰主要著作目录	238

一 张 照 片

侨眷座谈会刚散，人们像潮水似的从乡人民委员会的大厅里涌了出来。三叔婆手里高高的举着一封信，撞撞跌跌的往内挤，连声喊道：

“秀英，你的南洋‘银信’来了！”

蓝秀英是侯北乡侨属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又是青年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她满心欢喜地接过信，一看，是新加坡寄来的，可是并非丈夫的笔迹。是谁呢？奇怪。她连忙撕开封口，信上的署名是“李绍昌”。一张照片从信里滑了出来，她拾起一看，是张半新不旧的合家照：左边站的是穿西装的青年男子，长得挺英俊；中间坐着的是一个二十挂零的女子，绾着后髻，穿着大襟大袖的衫裤，是一、二十年前打扮，样子却很动人；女人的身边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短袖的白衬衣，配着灰色的短裤，天真极了。照片的下端还有一行白字：“民国二十九年绍昌出国合家摄影”

留念”。她赶快看信，原来是请求侨属工作委员会帮忙找寻十五年前不知下落的妻儿的。

“没有地址怎么找呢？”

“还在的话，解放前也该找着了。”围着看信的人都是这样谈论着。

秀英也觉得这件事难办。侨属工作委员会每月替侨眷办的事不下几十宗。像改变华侨地主成份啦，处理房屋纠纷啦，帮助华侨找地盖房子啦，解决做祖坟的场地问题啦，还有贯彻粮食政策、照顾侨眷社员的劳动、保护侨汇，等等，虽说这些事儿也麻烦，但总还是有门有路。李绍昌的妻子和儿子却往哪里去找呢？

那天下午，她原想把侨眷座谈会的记录整理好，送到县侨务科去；可是，她的思想老是不能集中起来。既然不能帮绍昌哥把妻子找回来，不如早点回信，免得他苦等。她一决定，就合起笔记本，拿出信封信纸来。可是，只开了个头，她就写不下去了。论文化程度，她也有高小毕业，每年替叔婆伯姆写的信说少也有一百几十封。为什么今天提起笔来竟有千斤重呢？她把绍昌哥的信重看了一遍：“……愚弟本有一幸福家庭，十五年前却遭惨变，妻离子散，生死未卜。愚

弟费尽心思，到处托人寻觅，然音讯全无。……有朝一日，汝等使弟一家得以团聚，此乃恩同再造，没齿不忘……。”

当她一眼瞥见那张照片的时候，心头就像压着石块似的沉重。这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现在该长得多么高大了？他和妈妈在哪儿呢？难道我真的回信说：“没有办法找？”

“唰——”的一声，她把信纸撕了，把信和照片放在口袋里，就去找梅芳嫂。

李梅芳是党的支部书记，年纪是三十开外，生活的磨炼，使她养成了沉着而又倔强的性子。这时候，她正在河边洗衣服，看见秀英在大热天里，竹帽也不戴跑得气呼呼的，就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秀英把信往她手里一塞，却不开腔。她看见秀英急成那个样子，故意先不看信，而是笑咪咪地朝她周身打量起来。秀英今天穿着一件绿格子的短袖衫，配着一条大成蓝的裤子，头发还是像往常那样，从右边分开着，额门上覆着一绺天然卷曲的短发。只要看她那对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就知道她心里该有多急！

“看呀！急惊风偏就遇着慢郎中。”秀英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这句话，就硬套起来。

梅芳嫂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看看书信倒还可以。她看见那张照片，就高兴地嚷道：

“这不是银仙嫂吗？你看亚球古影得多精神啊！”

“我是来问你该怎么办哩。”秀英愁眉苦脸地说。

“你知道银仙嫂怎么走的吗？”梅芳嫂收敛笑容，问道。

秀英摇摇头，说道：“十五年前的事我怎么知道呢？”

梅芳嫂出神地望着照片，往事又重新在她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银仙嫂原来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孩子长得活泼，夫妻相亲相爱。李绍昌在新加坡开洋货店，每年三大帮六小帮都少不了有“银信”到。银仙嫂又是个勤俭能干的女人，经过三年长的时间，终于盖起了一座二堂二横一围楼的新屋。这就使得她的恶霸大伯李剥皮看得眼红。李剥皮欺侮银仙嫂不认得字，丈夫又远隔重洋，便管起她家事来了。起初，李剥皮只是想办法侵吞她的一部分侨汇，绍昌哥寄回一千元，他就说一百，并且给她写了回信。后来，他想出了一条毒计，要霸占她的全部财产。有一

天，李剥皮拿着一封信急急忙忙地来找银仙嫂，还没有读信就眼泪滚流。他说，这是绍昌的朋友寄来的信，绍昌在上个月得了不治之症身亡，生意又倒闭了，欠下了一身大债。绍昌在临终时曾经吩咐：把家里的房产一概变卖，务必要把债务清偿。说着，他又悲痛地哭了起来。这个晴天霹雳，使得银仙嫂哭得死去活来。她替丈夫做斋招魂，挂了七七四十九日的孝，日夜不思茶饭，悲痛欲绝。末七才过，李剥皮就对银仙嫂说道：“绍昌在外面一共欠人三十多万元的叻币，债主天天来信追讨。绍昌生前既然有过吩咐，我看这件事再不能拖延了。”银仙嫂伤心地说：“人都死了，哪儿有钱偿还这笔大债？等他们回来再算吧，顶多我拿这条命去抵！”李剥皮又假意劝慰道：“你怎么说出这样的傻话？俗语说，‘钱财如粪土，人命值千金’，你这样怎对得起绍昌？”一提到丈夫的名字，银仙嫂又泣不成声，她说道：“卖了房产我们母子吃什么！”李剥皮立刻沉下脸来，说道：“再要像过去那样享福当然是不行了，年青力壮的，还怕找不到活干，弄两餐饭吃！”没多久，他又软声和气地说道：“好在我向李福伯讨了情，这份家产全部顶给他，绍昌的债也全部归他还。